

《哪吒之魔童闹海》艺术国风吹向世界

□向阳

《哪吒之魔童闹海》(《哪吒2》)所创造的电影神话仍在续写。中国最牛小孩哪吒的动漫风火轮不仅在中国电影界“踏出”史无前例的光环,其国漫混天绫也在世界电影史上舞出颠覆乾坤的彩虹。

2025年2月4日,《哪吒2》首次在美国纽约时代广场二楼全球最大的彩屏上亮相,手持乾坤圈的哪吒仿佛中国神话的大旗插在一度是漫威统治者的核心,全球最权威的电影数据平台互联网电影资料库(简称IMDb),给《哪吒2》给出了9分和10分的高分评价;最重要的国际媒体之一英国广播公司BBC对《哪吒2》给予了高度评价,称其为“史诗般的电影”,并预测有望成为全球票房最高的动画电影。美国《纽约时报》特稿评论,《哪吒2》的崛起意味着世界动漫中国叙事时代的到来。奥斯卡奖评委艾伦·埃拉索夫也给予了《哪吒2》极高的评价,说:我本人也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电影都应该为此感到自豪。

《哪吒2》的世界电影神话般的数据究竟要在何处止码,这是中国乃至世界电影票房产业的热点话题,其所标注的世界文化主权意义将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津津乐道。然而电影最大的意义不单是票房,更还在于电影艺术的全频能量,这永远是推进电影不断进步上新高地、创造新神话的原动力。在哪吒产业神话的风火中,更应该冷静解码其艺术之源。如此,才能为更强大的“国漫哪吒群体”在世界获取新生给养动能。

《哪吒2》的国漫艺术最大的世界性价值在于其宣言意义,它宣告着中国动漫特效制作体系等级和内容影响力已经拥有世界话语权。

《哪吒2》大量世界级难度系数的特

效几乎是原汁原味的国风。140余家国漫制作精英的合力与哪吒主创们“我命由我不由天”的“死磕到底”的工匠精神融合,宛如哪吒的乾坤圈与敖丙的盘龙冰锤合体,打出了一个世界动漫电影的中国制作新秩序。有一系列案例印证着这个结论:《哪吒2》角色数量是第一部的3倍;特效镜头1948个,超过第一部镜头总和;片尾的“洪流对战”,场面宏大,两亿战神同屏,而且人物动态作趣味各异……仅这个视效就花了一年半左右;影片开场镜头代表哪吒和敖丙的两块藕粉,其状态不仅符合力学规律,而且在美术造型上实现了“既有形又无形”,视效制作周期长达半年;海妖攻击陈塘关的戏份,锁妖阵下镇压的成千上万个海妖都要戴上锁链,这在整个世界动漫电影制作界如同登天难题。出品人王长田描述,《哪吒2》技术团队曾经委托过好莱坞的顶级技术团队,包含《阿凡达》的技术组去攻关,但谦虚地说,他们的风格、手法,并不适合《哪吒2》的内容和审美,最后在哪吒的“若前方无路,我便踏出一条路”“年轻就要试试改变规则”的精神鼓励下,还是由中国的动漫人完成了登天壮举。不仅如此,《哪吒2》还开创了一系列世界动漫制作技术的新纪元。全球首创的“水墨粒子”技术让哪吒开启法相天地时,每一根发丝都呈现出敦煌壁画矿物颜料的流动感,将传统水墨与现代CG(计算机图形学)完美结合。“水淹陈塘关”三界大战长达15分钟的镜头,海水解算动用大量服务器,单帧渲染超48小时,场景中上万条锁链的动态设计耗时数月,而且在流体模拟、粒子系统等领域完成了实力性创新。深圳洛克特效团队主导的“裂空爪”特效,通过

八种岩浆材质和上亿粒子的分层堆叠,实现了视觉冲击力与艺术美感的平衡。哪吒冲破眉心咒时血肉重生的火焰特效,充满了东方美学与力量美学复合冲击力。这种对动漫科技工业技术的极限挑战,意味着中国动画工业在世界赛道上完成“炫技”向“以技载道”的蝶变!

《哪吒2》内容叙事艺术完全打破了中国式传统能量价值的传播格式,以跨越“低幼合家欢”原始动漫文化圈层的视野,用国际同频的人文对话语境,实现了中国传统神话文化符号史诗级的世界框架重构。在这种重新结构的动漫电影人文价值体系里,全世界的电影人和电影观众都能以共同情绪感悟命运、自由与责任等普世议题。哪吒从一个被命运束缚的成长中的个体,蝶变为得以主宰自己命运的英雄,这一过程是对整个人类个人奋斗精神的共情,是个人抗争到文明博弈的价值升级,完整地创新了中国电影人文价值传播的艺术方式。

在《哪吒2》的内容艺术系统中,中国封神神话的再解读,被世界电影人以相同的心境再认识。以“灵珠魔丸同源”设定为起点的文化矛盾,被重启为阐教与截教,“秩序维护者”的“炼丹炉”式的霸权逻辑,与不认同“考取仙班编制”虚性主流,主张“魔丸无需被定义”“龙族不靠锁链也能遨游九天”信仰并以行动冲破“玉虚宫”“天元鼎”规训的灵珠反抗逻辑之间的对峙戏份。这种内容的艺术重构跳脱了中国传统动漫内容世界观黑白善恶的二元论,转而为哪吒觉醒时的天问“仙与妖的界限由谁划定”来对“谁定正义”“谁主导正义”“谁才是正义”的世界新秩序发起终极诘问,并以此平行清醒的伦理观,完成了中国神话文化价

值观与世界现行规则的通用性对接,科学地创新了中国电影人文价值对外输出的隐喻艺术方式。再强大的电影科技必须服务于电影内容,《哪吒2》内容艺术的国际结构搭建与国漫工业科技的比翼,才成就了国漫的世界话语腾飞的境界!

如果“哪吒”的风火轮是助飞国漫登顶世界动漫艺术之巅的神翼,那注入风火轮的推进剂一定是另一种世界通用艺术工具——音乐!尼采说,没有音乐,生命是没有价值的。叔本华从哲学的高度也认定,音乐是任何地方都可以理解的真正的普遍性语言。拥有几千年礼乐治国文化的中国先人,更是把“乐者”,视为“天地之和也”,并坚定肯定,“和,故百物皆化”(《礼记》)。和即通达,即同化。沿用此理,没有音乐的电影,其艺术生命也将终止。如果说《哪吒2》的国际艺术影响力的话语形成,实际上是一种中华老文化文明融合电影工业文明,在与已经形成秩序控制的西式“凌霄殿玉虚宫艺术霸王”之间的对冲中完成的通达与同化的结果,那么《哪吒2》的独特的国风国漫音乐就是这场厮杀决斗中的制胜冷兵器。《哪吒2》的原创电影音乐宛似哪吒的三大法宝,御击而无血光,成了征服世界动漫电影“仙班们”的法器,以国际动漫艺术的通用语言力量,消解了洲际文明差异的艺术意识冲击,从而实现了哪吒神话登顶的通达与同化。

哪吒的音乐系统是足赤的民族艺术风韵,并无前置设定的国家意识,一部《哪吒2》侧漏的中华龙族魅力音乐影像集,就是一部中国国风动漫音乐国际艺术水准的“国乐盲盒”。“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杜甫笔下的惊叹就是现代版的《哪

吒2》国风的复刻。音符轻舞,心弦共鸣。《哪吒2》侗族大歌的多声部,在中华神话山海里泛起的波涛,激活了几千年“哪吒”的民族神话符号的现代艺术生气,彻底冲脱了当代动漫音乐的“炼丹炉”的压制,实现了中国动漫音乐的国际呈现和内容表达!

美国作家罗伯特·麦金托什曾言,一个国家的音乐特色和娱乐场面,是在所有的记忆中最具感染力和最令人陶醉的部分。助力《哪吒2》走上国际动漫话语前沿的国乐之风凭其音乐的实验性、新质性和民族性,注定是中国动漫电影史乃至世界史册前无古人的碑记!引用《哪吒2》里台词,“我要让这天地,都知道我的名字”。如今,不止电影界,整个世界都已经知道哪吒的名字,知道中国神话活化符号的名字,知道中国式动漫的名字。但电影的世界其实从来就没有永远巅峰,也不是一部哪吒就能升级中国电影的整体高度和厚度,也并不是所有的中国动漫人都能复制“哪吒”版本神话,中国动漫、中国电影集体通往世界电影峰顶的道路漫长且险阻。即使是“哪吒”动漫IP本尊和“饺子们”会遭遇“无量仙翁”一类的妖族,但依旧可以借用哪吒的话术:“不管前方有多少险阻,我都要闯一闯。”中国动漫人有哪吒精神的附体,即使再遇“容我不得处”,“我便扭转这乾坤”。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视听艺术委员会委员、南京大学中华图像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当传统神话来到现代语境

□徐迅

作为一部动漫电影破了120亿元票房,以火箭速度登顶中国电影票房冠军及全球动画片票房榜首,《哪吒之魔童闹海》(以下简称《哪吒2》)无疑是当下话题的顶流。电影创造了历史,取得了惊人成功原因,除了春节档大量的观影需求外,作为一部动漫电影,《哪吒2》重新解构了哪吒“剔骨还父,削肉还母”的传统神话故事,使之符合当代语境,还掌握了动作、冒险、奇幻、喜剧等商业大片元素和流量密码,并融合致敬了对70后、80后影响深远的周星驰式无厘头喜剧风格等等。这也是电影能够破圈而出,受到各年龄观众认可的重要原因。

在电影的重头戏玉虚宫升仙考核中,太乙真人带着共用一个肉身的哪吒和敖丙走入玉虚宫,走上考场,开始了一场场令人或啼笑皆非,或热血沸腾的战斗。哪吒通过攻打战斗力一层高过一层的土拨鼠、申正道、石矶娘娘,通过升仙考核,取得了想要的宝物“琼浆玉液”,这里导演

是融合了英雄电影及冒险类电影如《夺宝奇兵》《木乃伊》等叙事模式。而“玉虚宫升仙打怪三人组”的人物设定,则是商业大片中“黄金铁三角”的模式,敖丙、哪吒、太乙真人分别对应着“武力担当”“搞笑担当”和“智慧担当”,当然《哪吒2》的创新之处在于敖丙与哪吒共用一个肉身,通过哪吒面容时美时丑、行为时正时邪的细微变化,制造了更多笑料。三人组时而互相嫌弃,时而负气斗嘴又相互帮助,在一场场惊险刺激又幽默搞笑的打怪冒险之旅中编织了密集的爽点和笑点。

在电影的核心人物设定上,《哪吒2》颠覆了1979版《哪吒闹海》中以哪吒为唯一的主角、敖丙只是一个面目丑陋的反派的做法。电影中哪吒、敖丙作为时下流行的“双男主”人物出现,他们性格迥异,一个文质彬彬、温文尔雅,一个调皮捣蛋、顽劣不羁,虽然性格上完全不同,但他们有着相同的重情重义的特点。《哪吒2》中敖丙这个人物,十分符合网络修仙小说中男主角“美”“强”“惨”三大特质。敖丙为灵珠转世,一袭白衣胜雪,气质优雅出尘,在申公豹的指导下,法力修炼得极为高强。面临龙族整体被囚禁打压的惨痛命运,他更默默背负整个龙族复兴的希望,内心复杂而隐忍。而哪吒更类似网络男频小说中的男主角,以逆袭、开挂、升级为叙事逻辑和人物成长曲线。电影一开始哪吒便是魔丸投胎并成为仙界弃子,世间魔童,人见人厌,鬼见鬼愁,唯有父母和师父太乙真人不抛弃不放弃,而哪吒喊出的那句著名的“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口号,更表现出男主主人公的成长与热血,最后凭借自身努力与抗争精神,得以成就

自我,争雄天下。

作为一部春节档合家欢电影,《哪吒2》让电影院里笑声不断。细看便能发现,电影运用了周星驰式的无厘头喜剧风格,更有不少桥段是化用周星驰电影里的著名片段。电影中哪吒与太乙真人师徒的组合,颇似周星驰电影里“星仔”+“达叔”的神配合。从《哪吒2》中太乙真人看的卷轴《神仙的自我修养》,无疑是在致敬《喜剧之王》里周星驰阅读的《演员的自我修养》;到彩蛋里鹿童和鹤童暴打无量仙翁,用拳头“整容”还原容貌的桥段,则是在模仿《唐伯虎点秋香》里的“还我漂漂拳”。早在导演饺子的早期获奖动画短片《打,个大西瓜》的片尾鸣谢名单中,周星驰的名字便赫然在列。饺子也曾在采访中坦言:周星驰是我的精神导师。电影《哪吒2》发扬了周式喜剧风格,将港式喜剧的幽默风趣与以中国神话为原型的国漫嫁接到一起,呈现出新生的生命力。

《哪吒2》能在电影票房上步步高走,还在于它并非完全是一部以儿童为观众的电影。“三场捉妖考核”是电影里的重头戏之一,很多人也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从土拨鼠身上看到普通打工人的、从申正道的培训班看到教育竞赛,心有戚戚焉的同时也让《哪吒2》具有了当代共鸣。尤其是电影里的人物申公豹,从第一部里亦正亦邪的反派角色,到第二部里被塑造成一个有血有肉的丰满角色。被称为“仙界小镇做题家”“妖族寒门贵子”的申公豹,引发了大量观众的“共情”。申公豹出身“妖族”,怀着远大抱负,刻苦修炼,希望不断向上爬,列位十二金仙,然而“异类”的身份,却任他努力也被排斥在外,十二金仙的空缺,被出身更好的太乙真人轻易得到。为了在阐教站稳脚跟,他甚至帮无量仙翁做了不少“脏活”,仍然不受重用,不被待见,其悲剧命运让职场人深深共情,也是当代青年成长困境的隐喻。

《哪吒2》的巨大成功,让我们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的当代转换与跨媒介故事,不仅仅是简单运用名著经典故事、传统文化元素、古典美学风格,还要进行通俗化、流行化的转化,并使之契合当代大众生活与审美品位。《哪吒》之前,最火的IP无疑是四大名著中的《西游记》。近年来,《西游记》的跨媒介改编往往“破圈”大热爆火:从《西游记》取经故事延伸而来的国漫《中国奇谭》之《小妖怪的夏天》曾圈粉无数,正是观众从小猪妖的身上看到了初入职场有点真诚又有点可笑自己;马伯庸戏仿《西游记》创作的小说《太白金星有点烦》,将经典《西游记》进行现代性解构,写出了一部“当代职场现形记”,以太白金星李长庚的视角,反映了现代职场和社会生活中的种种焦虑与内卷,同时融入了深刻的讽刺与幽默元素;还有喜剧综艺《喜人奇妙夜》之《八十一难》灵感也来自《西游记》,聚焦取经四人组最“边缘”的人物沙僧,为勤勤恳恳却不受待见的职场“小透明”正名;风靡全球的游戏《黑神话:悟空》因独特的艺术风格和传统文化元素吸引了全世界玩家的关注。无论是重述神话中耳熟能详的故事,还是借古典神话的酒杯浇现代人之块垒,都是基于中国传统经典深厚的文化底蕴与丰富的故事层次,运用其复杂性或多义性,演绎出了现代价值与时代观念,让传统神话在当代语境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也彰显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强大生命力。

(作者系武汉市文联签约评论家)

五彩斑斓的视听效果——《哪吒2》中的游戏精神

□张年军

所谓寓言大家都一望即知,但“游戏精神”可能需要特别理解。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动画片《哪吒2》,是脱胎于古代小说《封神榜》的演绎作品,它最大的特点是“整体寓言”。其实,所有文学作品都具有寓言性质,也就是说,作品的理性思维,都深藏在形象化的描写中,或者说,故事情节的跌宕起伏深刻表达了一种道理,这个道理必须通过细节的展示才能够揭示出来。《哪吒2》在艺术表达中,实现了寓言的最大化,因此以其巧合、误会、蓄势、悬念、伏脉、戏剧冲突、戏剧张力等等技法的巧妙设置赢得观众的喜爱。它既能获得普通大众的追捧又能保持它一定的艺术价值,则又得力于它的双层结构。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个动画片表层上讲述了“魔童闹海”的故事,看上去好玩得一塌糊涂,其深层意蕴,表达的却是不畏困难、曲折成长、勇于挑战、精神救赎的主题,此外还有友情与亲情、命运抗争、自我认知、对自由、正义的不懈追求等等。

我首先想说的是,在《哪吒2》中,儿童文学的游戏精神大放光彩。

所谓游戏精神,即是儿童的戏剧性表达。儿童文学评论家斑斑认为,游戏活动是一种审美活动。它包括如下三种特色:快乐、自由、幻想。《哪吒2》的整体艺术表达,就十分符合这种精神。这部影片除了整体寓言和游戏精神,还富有如下几种艺术特色。

一、夸张变形。整部影片中,几乎没有看到现实生活中严丝合缝的参照系,当然,这也许是脱胎于神话小说的缘故。因此故事中的夸张与变形俯拾即是。例如面部的变形与表情的夸张,动静结合,相互映衬,极具笑点。有人问,为什么哪吒的眼睛大而圆,不同凡响?除了造型生动,还在象征他灵魂的通透,而那透风的牙齿排列,既搞笑又深藏着艺术空白。哪吒一出生,就被赋予了巨大的能量,他的伤心和愤怒,他的孤傲和对他人过分的作弄,除了引发笑点,更为后文中的精彩情节埋下了伏笔。而无量仙翁的面部五官紧凑无比,额头凸起并大于常人,隐喻他的不同于常人的复杂立体的思维方式,看上去既宽容又小气,既有善念又冷酷无情。太乙真人则是一种让人啼笑皆非的形象与情感表达,他的大肚皮隐喻了海量气魄,他常常下意识地飙出方言,又给剧情拓展了想象力和笑料。如果说哪吒的行为方式让人担忧的话,那么,无量仙翁则让人恐惧紧张,太乙真人却又比较随机随性随缘,故事情节就在这对比映衬中往前推进。人物个性特征也随之一步步凸显。

二、性格立体。一般的动画片,好

人坏人一看即明白,似乎不用动脑筋,作者就已经帮助你完成了辨识。《哪吒2》中,当你被裹挟进热闹非凡的故事情节中时,你真的分辨不清拿捏不准站在你眼前的人物的个性特征,它的语境中,人物性格的多个侧面,通过情节的展示而一步步凸显。情节也随着人物性格的复杂多变而不断变化,观影者分不清端倪,常常蒙在鼓里,这很奇妙。越是这样,观影者的兴趣就越高。

三、营造氛围。动画片中的营造氛围不仅仅能使故事情节张弛相济,还能在人物交战或交流的过程中渲染周围环境的紧张或平和的气氛。影片中,沉浸式的互动投影往往将有限空间拓展成了无限想象的具有张力的世俗世界,观影者尽可能由此获取在平庸生活中未曾体验到的惊险与紧张,这又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互动投影所产生的梦幻般的光影世界。与此同时,音效趁机加持,使得观影者在视觉听觉甚至触觉味觉等方面得到更加灵活的心灵的愉悦感,以至于故事情节不断地在现实世界与狂欢世界甚至梦幻世界相互交织,从而产生戏剧张力,并希冀与此前偶遇的多个细节相互呼应。所有观影者无一例外被这种毫无预兆的强烈的感觉所吸引。他们就像艺术家一样,沉入自我的世界当中,而展现出独特无二的代入感。他们可能在这个过程中获取安慰和乐趣,以及讶异与魅力,他们希望和主人公一样,得到真相的某一个侧面。但这个很难办到——这个“难”,正是作者设置的一个又一个梗,也就是剧作者的匠心,所以故事情节有理由曲折起伏,有理由腾挪跌宕,观影者的心,亦如潮水般涌动。于是,每一个观影者,血脉偾张,又如禅坐一般纹丝不动——这正是《哪吒2》游戏精神的艺术效果。

四、游戏精神。回到游戏精神中来。游戏精神在影片中的趣味性穿插以其散点透视般的特色增强了故事情节的可看性。我们孩童,唯有游戏,才能够获取快乐。当我们沉浸在游戏精神当中时,当我们在观影过程中实践了代入感时,我们就成为了孩童,我们下意识地矮化自己,把自己归于幼童,与哪吒一起喜怒哀乐,一同拓展自己的艺术空间。影片中,我们可以从哪吒的“逆天改命”的游戏大发掘出生活的另一方面。我在强调游戏精神的时候,也就是以游戏精神来观照《哪吒2》时,我很担心我所提到的游戏精神被肤浅化、片面化,从而丧失了儿童文学游戏精神的真正内涵和艺术实质。不过,儿童文学评论家李学斌在专著《儿童文学与游戏精神》中说过,真正的游戏精神是“在张扬一种昂扬、乐观、宽

容、豁达、自由、和谐、创造、超越的人生态度的基础上,直面儿童成长中所遭遇的一系列心灵的困惑、迷乱,精神的矛盾、挣扎,从文学想象的层面予以深度观照与审美引导”。我深以为然。当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游戏精神,《哪吒2》中的肤浅就不会成为肤浅,而成为成年人的生命回望与反顾、幼童的生命仰望与憧憬。

当然,《哪吒2》也有它的局限性。比如专注于打斗,比如线索紊乱,比如不断地挖坑而忽略了人物塑造,比如让故事情节过于热闹而丧失了多个精彩细节的精准捕捉和深度挖掘等等。当然,瑕不掩瑜,这部影片的可取之处拉满了我们的视野。

我最近在网上偶见如下议论——大人问孩子,为什么不听话?孩子说,哪吒也不是不听话吗?当然,这样的说辞并不符合情感逻辑和生活逻辑,特别是缺乏情感逻辑。但从儿童文学角度考量,《哪吒2》中的某些塑造过程和情节铺陈只能归于纯粹的肤浅的游戏精神。另外,此剧剧情有点拖沓,笑点滥俗。尽管它具有能够在动画片中脱颖而出的艺术特色,但它的人物塑造的瑕疵是一个致命伤。故事中的 人物形象基本是圆形的,但由于专注于情节铺排,性格刻画有点偏差。因此我想说的是,在整体上,它并没有摒弃脸谱化,它的某些人物形象仍较扁平,剧作者不得不以笑点掩盖其不足,而孩子们的笑点很低(甚至包括观影者),因此观影者的注意力在笑点上面,而非个性特征。

既然如此,为什么那么多的人趋之若鹜呢?作者用了什么艺术表现手法来契合观众的眼缘呢?我的回答是,笑点的滥俗正迎合了俗世人生的情感追求(这是一个难以解开的情感疙瘩),正如我在开篇说过的,《哪吒2》在艺术表达中,实现了寓言的最大化,因此以其巧合、误会、蓄势、悬念、伏脉、戏剧冲突、戏剧张力等等技法的巧妙设置赢得观众的喜爱,这一点毋庸置疑,尽管你是类型作品,并割夺了观影者的想象力,但观影者也不管它,好看就是标高,就是圭臬。而《哪吒2》既能获得俗世人生的追捧又能保持它一定的艺术价值,则又得力于它的双层结构。在当下时光,以这种特殊的制作方式所获得的视听效果,应该算是比较成功的。

(作者系湖北省作协儿童文学工作委员会委员、儿童文学作家)

